

行走 文丛



王小忠 著

静静守望太阳神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

王小忠 / 著

静静守望太阳神

— 行 走 — 甘 南 —



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静静守望太阳神:行走甘南/王小忠著. -- 深圳:
海天出版社, 2015.7

(行走文丛)

ISBN 978-7-5507-1366-6

I. ①静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4513号

静静守望太阳神:行走甘南

JINGJING SHOUWANG TAIYANGSHEN;XINGZOU GANNAN

出品人 陈新亮
责任编辑 张小娟 (xiaojuanz@21cn.com)
责任技编 蔡梅琴
装帧设计 李松樟书籍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设计制作 李松樟书籍设计工作室
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1.5
字 数 180千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
定 价 42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代序

由王小忠的文字说说自然中心主义写作

黄老嫒

代序：由王小忠的文字说说自然中心主义写作

与王小忠相见，是在2010年8月。我赴湖北丹江口参加散文诗笔会，在与会代表名单中发现有他，但没见到本人。后来打听从甘南来的诗人，才知王小忠来鄂半途因家有急事，折返回去了。笔会来的人多，我想见到的，也是通过诗文“神交”已久的人。那次本来能晤面，却失之交臂。正当我怅然若失，一位福建诗友问我想不想同去甘南一游？正值暑假，当即决定去甘南。想看看逶迤绵延的大草原，想听听拉卜楞寺和郎木寺神圣的法号，想晒晒甘南尕斯海八月纯净阳光。甘南，在我记忆里，是雪水润泽的纯美之地。雪山洁净，草原缥缈；溪水纵流，牛羊成群；山岩神秘，大寺闪亮。转山者身披毡毯，匍匐大地，心举太阳，虔诚朝拜。神圣的天葬、雪水中浸着六字真言的石头、风中飞扬的桑烟幡旗……这些由王小忠等甘南作家所写的文字美景，在我梦里，多次映现。

从丹江口到襄樊，再到西安、天水、兰州、合作，一路闷热无比，辗转千里。我由南方的闷热，进入了西北的凉净，内心喜悦，无法言说。怪不得甘南作家都能写出美轮美奂的文章，原来天地不同。从踏上甘南草原那天起，我便爱上了甘南，开始偏爱甘南作家的诗文。在甘南州府短暂小憩后，在当地诗人牧风的陪伴下，驱车前往王小忠居住的临潭冶力关小镇。到达小镇时，正值中午。8月的阳光凉爽，清风携明亮的水流从身上

漫过，我闻到了雪水浸润的泥香、麦子和青稞的醉甜，以及各种花草树木清新的味道。小镇在一个四处被包裹的群山中，是一个遗世独立的桃源。走在小镇，只能把脚步放轻，把说话声放轻，甚至连呼吸，也要像清风。因为任何嘈杂和沉重，都会刺痛小镇的安宁。

小镇的青年教师王小忠来了，还带了两大包山野菜。他身体细高、单薄，面容黝黑、清瘦。这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，脸上带着羞涩，说话轻轻。但喝起酒来，却是豪放的男子汉。那天中午，我们在一处有着梨树和许多花草的小院子里用餐。王小忠敬酒，用一只盘子托着10只斟满了酒的小杯子绕桌走到我面前，他说：“黄老，喝酒！”说完，拿起一杯酒给我，又拿起另一杯在手里，等我把第一杯喝完。小忠是个不擅言谈的人，这简单的敬酒话，真挚热情。我心一热，将第一杯喝下去，他又递上第二杯。要喝10杯？我惊悚。他安慰说：就喝5杯，另外5杯他喝。我喝得踌躇，他喝得痛快，10杯酒瞬间饮尽。我心想：这就是甘南的诗人，纯净、快乐，不光是文字纯粹，喝酒也痛快。甘南的酒啊，醉心不醉身！

之后几天，王小忠和牧风陪我们走了冶力关山岭、湖泊、草原。纯净清澈的草木，总是与身影和脚步连缀一起。近处，清风吹得麦子和青稞涟漪闪动；远处，雪山的白和大寺的金顶，被阳光塑成了大片银子和一堆金子。身边的牦牛和白羊随草原翻卷滚动。隆达、玛尼石、风马旗、格桑花、八宝如意……慈悲的生活，进入了内心的审美。孤独、寂寞，被神性的光芒一次次照耀。诗人、作家王小忠就是小镇上的一根草木，感受风霜雨雪；公民王小忠就是小镇上的一个小动物，宁静地恋爱、成家、生子。闲暇藉草而坐，撩撩脚下溪水，看看眼前湖泊，望望远方雪山。灵感涌现，没带纸笔无法记录文字，鸟儿们替他记下了，一根野草或一丛小花替

他珍藏了。王小忠真是有福，小镇上没有都市人车鼎沸的烦躁，也没有污浊的雾霾侵扰，只有纯净、冷冽和宁寂，陪伴他独行的步履，有如梭罗守护明净的瓦尔登湖。雪水洗亮的文字，纯净、自然，闪着光泽。

我陆续读了他的集子《小镇上》《甘南草原》《红尘往事》。悲天悯人的文字，带着神性的光辉，自然中心主义母题总与小镇、草原、雪山、溪水、格桑花、麦子和青稞有关。这些甘南大地的符号，是小忠的心灵之思，也是小忠的诗性宣言和价值观。这些符号映现的，是一位作家在边缘之地的怀想。小忠在这里思考，恍若自然之子。他夜晚与友人坐玛曲黄河边，一轮明月照身，一壶青稞醉心。《静静守望太阳神——行走甘南》记录的，正是自然之子的见闻与沉思。本态、自由，语言有如清风拂过草原，所有的花花草草，都唱起了生命的谣曲。甘南的诗人作家，物质上虽无法与内地相比，有的甚至清贫，但精神上却无比富有。我想起古希腊哲人所认同这样的人生观：人只有到了一无所求时，才可为尊、为王。淡泊的人写出的文字，也一定纯净。从另一层面来说，境由心造。对俗世之人来讲，境虽好，若心不往，也是枉然，写出的文字也是虚假。小忠倾灵魂写作，无论诗，还是散文，都灌注旺盛的精神气象。

王小忠的写作文本，多为甘南藏族生活本态，是非虚构地域文化写实文本。这既是他自然本态的生活再现，也是难得的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发掘。这也许与我们身处的新消费主义的“弑神”时代理想格格不入。都市生活一切以自身的快活为主要，以快捷的资讯为认知世界的主体方式。身处都市的人，已然忘记了自身所处的生命原本的地域性，从而忽略了对自然人生的初心正觉。一些作家或诗人终日面对的，是纷扰的尘世对心灵的蒙垢与污染。那些所谓的超前写作，文字总是缺失地域文化独立鲜

活的“根性”。因此，长期以来，我反感以群体性的相同理念迎合主题的写作。这种写作对于文学整体大环境很不利，也损害了作家的独立思考，对以纯净的“自然中心主义新宗教”为创作圭臬的作家更有损害。这就需要自然中心主义作家的内心，要有坚守的意志。王小忠观察甘南，能于广袤与辽阔中，提纯生命的大美。喜与忧、痛与悲、灵与肉，都是自然之生命、本态之生活。匍匐大地者，身体卑微，灵魂高贵；就连死亡，也要高踞穹天，也要随鹰的灵魂一起飞翔。事实上，人的生命类同草木，春秋冬夏，葳蕤枯萎，源于自然，归于自然。藏民族的生死归天、天人合一之超脱思想，已然深入了藏族作家们的神性思考。他们的写作，不耽于地域性的古旧，而是以神性为启引，打造意境、构筑情境。每一个文字，都是一声鸟鸣；每一行句子，都是一队大雁。我从王小忠的冶力关小镇、当周草原、玛曲黄河、米拉日巴九层佛阁、拉卜楞寺、郎木寺等文字里，读到了自然中心主义文学意蕴。有如梭罗写瓦尔登湖、贝斯特写科德角海滩、约翰·巴勒斯写无人涉足的山林。人与自然，是相互协调与融入的。作家对草木山川和人本生命的感悟，让创作视域辽阔博大。因为人的自我实现，依赖于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不断扩大，而知性则来自于大地。大地之上，人与所有生物及实体，作为与整体相关的部分，他们的内在价值是平等的。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观，也提出了“自然存在是具有内在价值”的看法，这是人对其负有客观义务的根据。而我多年来所认同或倡导的“自然中心主义”写作文本，并非只是自然本身，更多的，是人和自然交融为主体的相亲相融相知的感受、经历。面对自然，作家更应有独立思考，更应坚守寂寞，进行写作。

“行走”带来的，就一定有“非行走”所不能感受到的鲜活，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。这是由作家的文学理想决定的。但是，在自然与人的关联上，中国作家反思得很少，根本没有资格与世界自然中心主义大师们进行对话，如：爱默生、梭罗、蕾切尔·卡逊、约翰·缪尔等。我无法在当下中国文坛找到此类作家。诸多因素让中国作家们无法具有伊拉斯谟笔下的境界：“那些在自然形成的路上缓缓而行的人，是无与伦比最幸福的人。那些自然形成的路，不会将我们引入歧途，除非我们甘愿偏离大自然小心谨慎为我们这些凡人设定的疆界。古朴纯真的自然最具亮丽色彩。”自然中心主义心灵指向，应该如此。对于有关甘南的记忆来说，王小忠太像一粒纯洁的雪花，融化或长大，都会是一脉清冽。他适合甘南，甘南也适合他。他在风雪吹拂的原野上游走，他在连天接地的花草间飞翔，他在经文闪亮的阳光下呼吸，他皈依或回返了一个葱郁茂盛的精神之途。

2013年8月3日 于沈城浑河之畔

（黄老嫫，原名黄恩鹏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某艺术学院文艺研究所研究员）

第一章 生命在甘南草原不断盛开

- 004 我在欧拉秀玛等你
- 014 遥远的草原
- 024 安静的八角城
- 036 时光里的尕海湖
- 044 月光下的郎木寺
- 056 天堂：扎尕那

第二章 吉祥让我抱住甘南不放

- 064 晒佛节
- 072 亮宝节
- 076 香浪节
- 082 采花节
- 086 插箭节
- 090 赛马节

第三章 一片牧场就是一生的记忆

- 096 草地漫记
- 114 山顶的寺院
- 118 深秋的桑科草原
- 124 那小小的院子
- 128 蛇的故事
- 138 一路与你同行

目
录

第四章 小镇上有说不完的故事

- 150 这些草木具有你看不见的慧心
- 162 月光让我的心变得更加透亮
- 170 后记 从小镇到草原



王小忠 / 著

静静守望太阳神

— 行 — 走 — 甘 — 南 —



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55116 www.chinapub.com

第一章

生命在甘南草原不断盛开



一只可爱的羚羊载着尘世的艰辛

她走过每一片草原

温情处处

鲜花盛开

走过青藏和甘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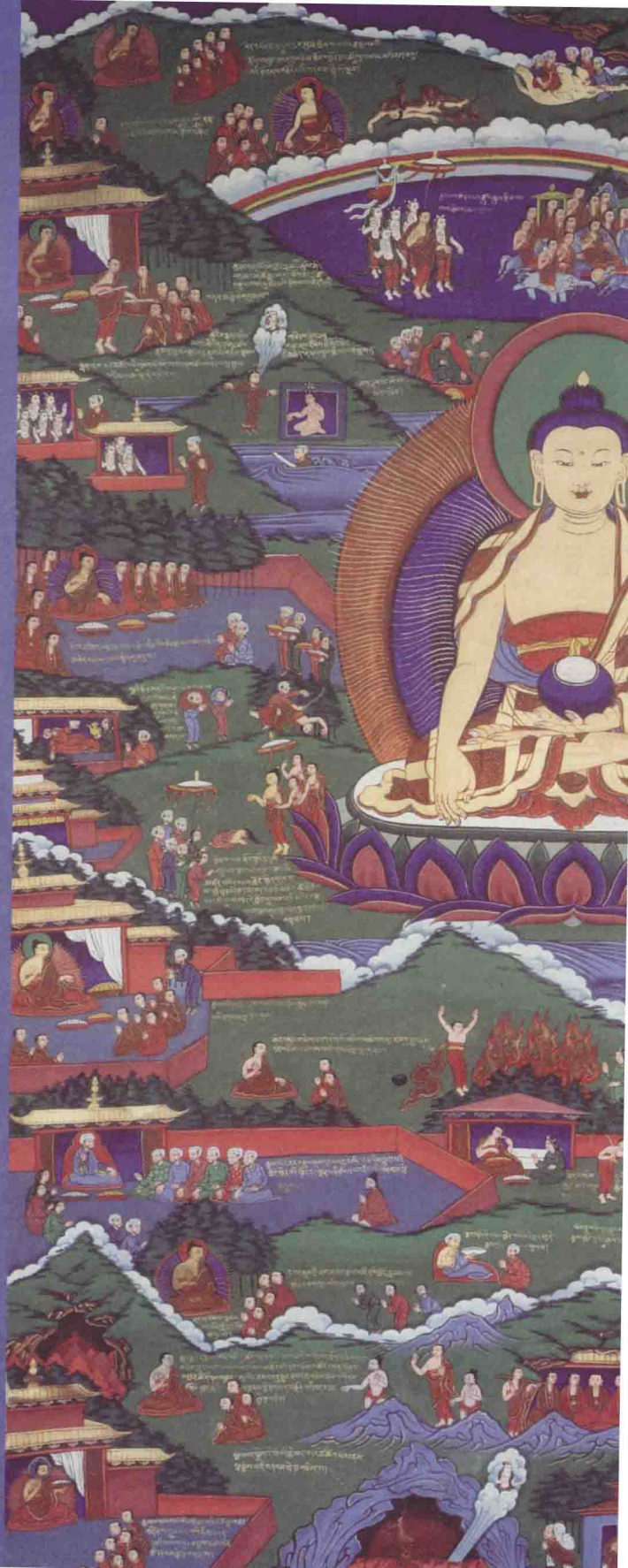
留下三河一江日日夜夜歌唱……

甘南草原

当草色隐退

你倒下去是白银

站起来是黄金



我在欧拉秀玛等你

静静守望太阳神：
行走甘南

我愈加深刻地感悟到，
一个民族的强大，
源自这个民族个体内心的强大。
因为，
世界无法阻挡一个人真正面对生活而发出的那种坚韧性。

我明白了思索多日的一个问题——
当生命的末日来临，
或死亡的丧钟把我们的荣誉定讞，
谁敢在平淡的生活面前称自己是幸运或伟大的？

1

动身已经是下午了，我要去海拔4000多米的欧拉秀玛乡。欧拉秀玛乡位于甘肃省玛曲县西部，地处黄河南岸，阿尼玛卿山北麓，面积600多平方公里，1966年年为西科河羊场，1983年置欧拉秀玛乡。1984年在原西科河羊场小学的基础上，建立了欧拉秀玛完全寄宿制学校。我的朋友在2000年的秋天去欧拉秀玛学校支教的，支教期满以后，他向当地教委提出申请，要求直接留在那片草原上。欧拉秀玛学校刚建立的时候据说只有两三个学生，大家都不愿意去那儿教书，因为地广人稀，气候、环境恶劣。当时整个学校里他是唯一的大学生，而且多少懂点藏语，会操作计算机，所以，他的重要性一下子就体现了出来。也正是特殊环境的原因，他的心才有所动摇。或者，与生



幸福不是说来就来的，幸福只是一种念想。其实，我们的坚守就是幸福

存和就业压力相对紧迫的都市相比，他更加找到了某种优越感。当然这是我的猜想。总之，他一去欧拉秀玛，十多年一直没有回来，在那片鲜花竞放、寒风肆虐的草原上安然教书。

想起多年以前，我们经常相聚在草原，在牛粪火堆旁诉说心事，跳锅庄；想起那些逝去多年的往事，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过。站在黄河岸边，看着一片一片草地枯黄的时候，满怀空落的我就不自禁地自语，你在那里好不好？其实这些年我们都一样，能在阳光下感受到生活给予的光明和温暖，已经很幸福了。然而幸福不是说来就来的，幸福只是一种念想。我不知道他在那片草原上守护着怎样的幸福。

说好就在这个月初去那片“吉祥花滩”——西麦朵合塘，去看美丽的龙胆草和独一味，去看另一片草原的辽阔和寂寞。他在那边等我，我不再迷途途中的风景。赶到玛曲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原本第二天早早乘坐去欧拉秀



玛的班车，然而就在那夜下起了大雨。去欧拉秀玛只能暂时取消，因为我知道，玛曲县至欧拉秀玛的公路建设正在进行中，遇到大雨，就不能继续前行了。

2

绵绵阴雨一下就是好几日，天还没有放晴的迹象，心里像蒙了一层薄雾。一直想找一处安静之地，静心休养几日，于是孑然一身，山一程水一程到处寻觅，想不到这连日阴雨倒满足了我瞬时的心愿。然而当我独居玛曲，连日不开的阴雨天却让我倍感烦恼，顿觉了然无趣，甚至对整个尘世都有了一种厌倦。第五天早上，我从被窝里探出头一看，天气依旧没有给人带来惊喜。透过沾满雾珠的玻璃，遥远的草原依旧呈现出一片迷茫，闪动如彩带的黄河也似乎失去了往昔的神采，黯然而不动声色。玛曲的七月就这样，它不会因为一个远道而来的俗客就此改变个性。原本想打道回府，而又觉得对不起朋友，好

我没有看到因为黄河大桥的加固带给他们多大困难，更没有听到由于桥面的堵塞而怨声载道

在是暑假期，索性又住了几日。

黄河路最近又修补了。踏上平整、光洁的黄河路是住在玛曲第八天的一个午后。雨总算停了，玛曲立刻变得新奇起来，但它绝不容你用广阔或空寂的陈词来形容。一条笔直的路平铺在眼前，突然感到离目的地越来越远。路两边是无垠的草原，阵阵花香时时飘来，我不能就此停止脚步，更不能因为花香而放弃赶行的目的。我要以自己的脚步印证最初的想法，那种源于想象的闲散随性使我忘记了远在欧拉秀玛的他。

眼前的黄河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。它平静、稳然，我意念中的波涛起伏瞬时化为一种澹定。而河面的平静却使我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恐惧。此刻黄河之水并没有卷起千堆雪的那种气势，它实在太平稳了。站在岸边，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流动。当我把手伸进水中，才发觉有一种巨大的力量，这种力量恰似心脏的跳动，平稳中蕴藏无限的暴力和狂热。这种表面的平稳与深层的激荡，使我明白了思索多日的一个问题——当生命的末日来临，或死亡的丧钟把我们的荣辱定讞，谁敢在平淡的生活面前称自己是幸运或伟大的？每天都想象着在平稳中度过，可又有谁洞察到潜藏在平稳之中的那种凶险？我不否认，心灵之中的确多出了莫名的激动和强大。面对宽广的河面大声吟诵它的雄伟，那肯定是虚伪的心灵在作怪。虚伪是否是一个人灵魂真正空洞的表现？我想起另一个朋友说过的话。

2012年7月，我陪朋友去位于玛曲县城正北方3公里处的卓格尼玛外香寺。走到玛曲天色已近黄昏，天边是一团一团金色的云朵，草原和黄河于遥远的地方闪动着缥缈的光芒。我们沿寺院转了一圈，天色就暗了下来。寺院僧人做晚课，法器之声迂回于耳边。朋友说，一个人心灵如果真要强大，其实不需要分场景的。他漫不经心的话让我又想到黄河。

第一次见到首曲黄河的时候，河流平缓，河面如镜，留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平静，一反从前奔腾咆哮的印象。可它同样是黄河，别以为平静中无起伏，它在积蓄力量。平静与奔腾均是它的性格。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总是要彰显其个性，不合时宜的卓尔不群，恰好暴露了心灵的卑微。可惜，这样的道理却不为世人所称道。

继续前行，见黄河南岸停泊着两艘年久失修的船，它周身油漆斑驳，曾经辉煌的岁月已被时间的风尘所淹没。看不到“谁谓河广，一苇杭之”的壮